

麦家◎著

暗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麦家◎著

暗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茅盾文学奖授奖词

麦家的写作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，无疑具有独特性。《暗算》讲述了具有特殊禀赋的人的命运遭际，书写了个人身处在封闭的黑暗空间里的神奇表现。破译密码的故事传奇曲折，充满悬念和神秘感，与此同时，人的心灵世界亦得到丰富细致的展现。麦家的小说有着奇异的想象力，构思独特精巧，诡异多变。他的文字有力而简洁，仿佛一种被痛楚浸满的文字，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，引向无限宽广的世界。他的书写，能独享一种秘密，一种幸福，一种意外之喜。

军营。我在那里有幸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军人，他们是人中精灵，他们的智慧可以炼成金，他们罕见迷人的才华和胆识本可以让让他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宠儿。但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业，他们一直生活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情感，他们的命运，是我们永远的神话。事实证明，我普通的智商和优柔寡断的性情根本不配做他们的战友。所以，不久悄悄地我走了，正如当初我悄悄地来。然而，他们却再也没有走出我的心灵。他们像我少年时代的一场单相思恋爱，因为神秘而变得更加完美，因为没有收获，反而成了永久的想念，默默地盘踞于心灵。时代在转眼间变得喧嚣，越是喧嚣，他们在我心灵的形象越是变得鲜明而亮丽。我知道，时代确实变了，但我相信他们没有变。他们不会变。他们不能变。他们依然是从前，依然是无名无利，却无私无畏。

目录

001 / 序 曲

009 / 第一部 听风者

045 / 第二部 看风者

215 / 第三部 捕风者

275 / 后记三篇

序 曲

01

一个已经几十年不见的人，有一天，突然在大街上与你劈面相逢，或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，有一天，突然成了你的故交挚友，然后你的人生像水遇到了水，或者像水遇到了火，开始出现莫名的变化。我相信，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大家都有。我也有。坦率说，本书就源自我的一次奇特的邂逅。

02

说说我的这次邂逅很有意思。

那是十二年前的事。十二年前，我是个三十岁还不到的嫩小子，在单位里干着很平常的工作，出门还没有坐飞机的待遇。不过，有一次，我们领导去北京给更大的领导汇报工作，本来，汇报内容是白纸黑字写好的，小领导一路上反复看，用心记，基本上已默记在心，无须我亦步亦趋。可临时，大领导更改了想听汇报的内容，小领导一下慌张起来，于是紧急要求我“飞”去，现场组织资料。我就这样第一次荣幸地登上了飞机。正如诗人说的：凭借着天空的力量，我没用两个小时就到达北京。小领导毕竟是小领导，他还亲自到机场来接我，当然不仅是出于礼仪，主要是想让我

“尽快进入情况”。但是，我一出机场，刚一跟小领导见上面，二位公安同志蛮横地拦在我们中间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要求我跟他们“走一趟”。我问什么事，他们说去了就知道了，说着就推我走，把小领导急得比我还急！路上，小领导一个劲地问我到底怎么回事，我又何尝知道呢？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次神秘的“带走”，要不就是错误的。我反复跟“二位”申明我的名字，是麦子的麦，家庭的家，不是加法的加。其实，我父母给我取名麦家，首先是孤陋寡闻，不知世上有麦加圣城之说，其次是出于谦卑，也许是要求我谦卑吧。因为，麦家的意思，说白了就是田地的意思，耕作的意义，农民的意思，很朴素的。

话说回来，“二位”对我名字的是非，毫无兴致，他们说，管你是加法还是家庭，我们带的就是你，错不了的。听来像有点不讲理，其实是理，因为有人是有鼻子有眼地指着我叫他们来带我的，哪会有错？那喊他们来带我的，也是两个人，在飞机上，我们坐在同一排，听他们私下交谈，乡音不绝于耳，给我感觉是回到了自己远方老家。我也正是听着“两位”熟悉的乡音后，才主动与他们攀谈起来的。殊不知，这一谈，是引火烧身，引来了二位公安，把我当个坏人似的押走。

公安是机场的公安，他们是否有权扣押我，另当别论。这个问题很深奥，而且似乎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将如何脱身。公安把我和小领导一起引入他们办公室，办公室分里外两间，外间不大，我们一行四人进去后，显得更小。都坐定后，二位公安开始审问我，姓名、单位、家庭、政治面貌、社会关系，等等，好似我的身份一下子变得可疑可究的。好在本人领导在场，再三“坚定又权威”地证明我不是社会闲杂人员，而是“遵纪守法”的国家干部。所以，相关的审问过去得还算利索。

接着，二位话锋一转，把问题都集中到“我在飞机上的所见所闻”之上，我一下子有点不知从何说起。因为，这是我第一次光荣坐飞机，“见闻”格外丰富、琐碎、芜杂，乱七八糟的，谁知道说些什么呢？在我请求之下，二位开始有所指向地问我，其实，说来说去只是一个问題，就是：我在飞机上从两位“老乡”的私谈中听到了些什么。这时候，我才有所觉悟，我邂逅的两位乡党可能不是寻常人物，而我的这次不寻常的经历跟我听到——关键是听懂——他们之私谈直接相干。他们认为满口家乡“鸟语”会令人充耳不闻，就如入无人之境，斗胆谈私说秘，不想“隔壁有

耳”，听之闻之，一清二楚。

于是，心存不安。

于是，想“亡羊补牢”。

但是，说实话，我真的没从他们嘴里听到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，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说家乡话的，我也不是那种“见人熟”，加上又是第一次坐飞机，好奇之余，又发现没什么好奇的，等飞机一拔上天，马上觉得无所事事，光傻瓜地坐着，自然戴起耳机看起电视来。我是在摘下耳机时才听到他们在说家乡话的，一听到，就跟见了爹妈似的，马上跟他们套亲近，哪知道他们在聊什么。我这样说似有狡辩之嫌，但是天知地知我知，我绝非虚假。

事实上，想想看，如果我有什么不良企图，怎么可能主动跟他们认老乡？再说，既然我要认，又怎么可能听他们说了很久之后再认？再再说，既然我一听到就认，又怎么可能听到什么前因后果的？虽说口说无凭，但平心而论，我的说法——没听到他们说什么——不是不值得尊重的。我的谆谆诱导没有枉费心机，又承蒙我领导极力美言，二位公安终于同意放我。不过，必须我保证一点：不管我听到什么，事关国家机密，何时何地都不得外传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。我自然是连连承诺，然后总算“一走了之”。

03

其实，又怎么能一走了之？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此事常如团异物，盘桓在我心头，令我神秘莫测又毛骨悚然。我不能想象，那两位乡党究竟是何等人物，有这般神秘的权威和秘密，连一句话都是听不得？我要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但这样的“世面”没见过不说，而且打心底说，害怕见。离开公安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从口袋里摸出两位乡党留给我的名片，撕掉，丢入垃圾桶里。机场垃圾桶。不用说，这名片肯定是假的，所以也可以说，它们本来就是垃圾。我那么希望丢掉它们，意义不完全是为了丢垃圾，而是我希望通过丢掉这玩意，把两位乡党可能给我带来的麻烦统统变成垃圾，见鬼去。这对

我很重要，因为我是个平民百姓，是最怕出是非的。

但我又有种预感，他们还会找我。

果不其然，从北京回来不久，我就接到两位乡党的电话（我给他们的地址和电话都是真的），两人轮流在电话上向我解释、问候、致歉、安慰，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们那边玩。说来，他们单位其实就在我们地区下属的一个县城附近，也许是在山里。我以前便听说过，那县上有个大单位，住在山沟里，很神秘的，他们进山之后，县里就没有一个人再进过山，包括原来在山里生活的山民，都举家迁居了。也正因如此，所以，没有人能说得清，这到底是个什么单位。说法倒是很多，有说是搞核武器的，有说是中央首长的行宫，有说是国家安全机构，等等，莫衷一是。这样神秘的单位，有人请你去看看，一般人都是容易冲动的，我虽然心有余悸，依然不乏冲动。但却迟迟没有成行，大概还是因为“心有余悸”吧。

然后是国庆节期间的一天，有人开车找到我家，说是有人要请我吃饭。我问是什么人，来人说是他们首长。我又问你们首长是谁，他说你去就知道了。这话跟机场公安说的一样，我马上敏感到可能是我的那两位神秘乡党。去了，果然如此，同时还有另外几个说着满口乡音的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总共七八个。原来，这是老乡间的一次聚会，年年如此，已经开展五六年，不同的是今年新增了我。

至此，可以说，我与本书已建立起一种源头关系，以后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。

04

本书讲述的是特别单位 701 的故事。

“7”是个奇怪的数字，它的气质也许是黑的。黑色肯定不是个美丽的颜色，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。它是一种沉重，一种隐秘，一种冲击，一种气愤，一种独立，一种神秘，一点玄想。据我所知，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一些担负着某些特殊使命的组织似乎都跟“7”有关，如英国的皇家七处，前东德的七局，法国总统的第七顾问，前苏联的克格勃系统的第七研究所，日本的 731 部队，美国的第七舰队等。说到中国，就是特别单位 701，

这是我国仿效前苏联克格勃第七研究所而组建的一个情报机构，其性质和任务都是“特别的”，下面有三个“特别的”的业务局：

侦听局

破译局

行动局

侦听局主要是负责技术侦听，破译局主要是搞密码破译，行动局当然就是行动，就是走出去搞谍报。侦听，就是听天外之音，无声之音，秘密之音；破译，就是解密，就是要释读天书，看懂无字之书；谍报，就是乔装打扮，深入虎穴，迎风而战。在系统内部，一般把搞侦听的人都称为“听风者”，搞密码破译的人叫做“看风者”，搞谍报的叫做“捕风者”。说到底，搞情报的人都是一群与风打交道的人，只是不同的部门，打交道的方式不同而已。

我的两位神秘乡党，其中一位是当时 701 的一号首长，姓钱，人们当面都喊他叫钱院长，背后则称钱老板；另一位是行动局的一名资深谍报人员，姓吕，早年曾在南京从事过我党地下工作，人称“老地瓜”，就是老地下的意思。两位都是“解放牌”的革命人物，年届花甲，在 701，算得上是硕果仅存者。在以后的时间里，我与两位乡党关系渐深，使我有机会慢慢地演变成 701 的特殊客人，可以上山去“走一走”。

山叫五指山，顾名思义，可以想见山的大致构造，像五个手指一样伸在大地上。自然有四条山沟。第一条山沟离县城最近，大约只有二三公里山路，出得山来，就是该县城关镇，一个依山傍山的小山城。这条山沟也是最宽敞的，701 的家属院便建在此，院子里有医院、学校、商店、餐馆、招待所、运动场地等，几乎是一个小社会，里面的人员也是相对比较繁杂，进出也是不难的。我后来因为要写这本书，经常来采访，来了往往要在招待所住上几天，几回下来这里有很多人都认识我，因为我老戴墨镜（我自 23 岁起，右眼被一种叫强光敏感症的病纠缠，在正常的白炽灯光下都要戴墨镜保护），人都喊我叫墨镜记者。

后面三条山沟是越来越狭小，就进出的难度言也是越来越大。我曾有幸三次去过第二条山沟，第三条山沟去过两次，而第四条，也就是最里面

的山沟，一次都没去过。据说，那里是破译局的地盘，也是整个山上最秘密的地方。行动局是在第二条山沟里的右边，左边是培训中心，是个副局级单位；两个单位如一对翅膀一样依山而扎，呈扇形张开，但左边的扇形明显要比右边大。据说，行动局平时没几个人，他们的人大多“出门在外”。

第三条山沟里也有两个单位，一是侦听局，二是701机关，两个单位的分布不同于行动局与培训中心——面对面，相对而立，而是分一前一后，前为701机关，后为侦听局，中间地带属双方共享，都为公用设施，如球场、食堂、卫生所等。

因为无乡民进得了山，山上的一切无人糟蹋，年复一年地，现在山上树木郁郁葱葱，鸟兽成群结队，驱车前往，路上经常可以看到飞禽走兽出没。路都是盘山公路，发黑的沥青路面，看上去挺不错的，只是过于狭窄，弯道又多，很考司机的手艺。据说，山体里还有直通的隧道，可以在几个单位之间快速来回。我第二次去侦听局时，曾提议钱院长是不是可以让我走一回隧道，老头子看我一眼，未予理睬，好像我这个要求有点过分了。

也许吧。

不过，说真的，在我与包括院长在内的701人的接触过程中，我明显感觉到，他们对我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，表面上是害怕我接近他们，骨子里又似乎希望我接近。很难想象，如果只有害怕，我这本书将如何完成。肯定完成不了的。

好在还有“希望”。

当然，更好在每年还有“解密日”这个特殊的日子。

05

我要说，作为一个特别单位，701的特别性几乎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，有些特别你简直想都想不到，比如它一年中有个特殊的日子，系统内部的人都管它叫“解密日”。

我们知道701人的工作是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的，但职业本身具有

的严密保密性却使他们自己失去了甚至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，以致连收发一封信的自由都没有，都要经过组织审查，审查合格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。这就是说，若你给他们去信，主人能否看到，要取决于你在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，如果你的言谈稍有某种嫌疑，主人便可能无缘一睹。退一步说，即便有缘一睹，也仅是一睹而已，因为信看过后将由组织统一存档保管，个人是无权留存的。再说，如果退回二十年，你有幸收到他们发出的信（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比较小，除非你是他们直系亲人），也许会奇怪他们为什么会用复写纸写信。其实，这没什么好奇怪的，因为他们投出的信件组织上必须留下副本；在尚无复印设备的年代里，要让一份东西生出副本，最好的办法无疑是依靠复写纸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在他们离开单位时，所有文字性的东西，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，都必须上交，由单位档案部门统一代管，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具备的密度消失殆尽，方可归还本人。

这一天，就是他们的“解密日”。

这是一个让昔日的机密大白天下的日子。

这个日子不是从来就有，而是起始于1994年，即我邂逅两位乡党后的第三年。这一年是钱院长离任的年头，也是我初步有写作此书打算的年头。由此不难想见，我写作此书不是因于结识两位乡党，而是因于有幸迎来了701历史上未有的“解密日”。因为有解密日，我才有权进山，去山沟里走走，看看。因为有解密日，701人，严格说是获得解密的人，才有资格接受我的采访。

不用说，若没有解密日，便不可能有此书。

06

我的身份无关紧要，我说过，这里人都喊我叫墨镜记者。我的名字叫麦家，这我也是说过的。我还说过，生活中，邂逅一个人，或者邂逅一件事，这是常有的事。我认为，有的邂逅只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一种形态，一种经历，一点趣味而已，并不会给你的生活创造或带来什么特殊的不同，但有的邂逅却可能从根本上把你改变了。现在，我忧郁地觉得，我

与两位乡党的邂逅，属于后一种，即把我从根本上改变了。现在的我，以写作为乐，为荣，为苦，为父母，为孩子，为一切。我不觉得这是好的，但我没办法。因为，这是我的命运，我无法选择。

至于本书，我预感它可能是一本不错的书，秘密，神奇，性感，陌生；既有古典的情怀，又有现代的风雅，还有一点命运的辛酸和无奈。遗憾的是，最支持我写此书的人钱院长已经去世，无缘一睹此书的出版。他的死，让我感到生命是那么不真实，就像爱情一样，昨天还是好好的，今天就完蛋了，鸡飞蛋打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生变成了死，爱变成了恨，有变成了无。如果说，此书的出版能够给他的亡灵带去一点安慰，那即是我此刻最大的愿望。

此书谨献给钱院长并全体 701 人！

第一部 听风者

1949年 ● 6月 ● 15日 ● 1949年 ● 1949年



第一章 瞎子阿炳

瞎子阿炳的故事就是我的两位乡党之一钱院长讲给我听的。这也是我听到的关于 701 故事的第一个。讲这个故事时，院长还是院长。就是说，他是在离任前给我讲这个故事的，当然还是“密中之人”。再说，那时候也还没有“解密日”之说，即使现在，他依然还没有列入解密的名单中。根据以往惯例，701 头号人物的解密时间一般是在离职后的十年左右，如果以此计，那么也要到明年才是他的解密时间。所以，有关他的故事，我所知甚少，有所知也不敢妄言。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，而是常识问题。人在常识面前犯错误，不叫胆大，而是愚蠢。

那么，他何以敢在解密日颁布之前私自将阿炳故事诉之我？我思忖，大概他在当时已经知道即将有解密日之事，而且阿炳必在头批解密的名单中。事实也是。这就所谓艺高胆大，他是位高胆大——站得高，看得远。他时驾 701 众生之上，比他人先知早觉一些内情秘事，实属正常。但以我之见，这不会是他急匆匆给我讲阿炳故事的决定理由，决定理由也许是没有的，倒是有两个可以想见的理由：一，他是阿炳故事最直接的知情人，自然是最权威的讲述者；二，我怀疑他对自己的命数充满不祥之疑虑，担心某一天会说走就走，所以便有“早说为妙”之心计。他后来果然是“说走就走”，夜里还好好的，还在跟人打电话，说往事，一觉睡下去，却永远瞑目不醒。现在，我重述着他留下的故事，有种通灵的感觉。

下面是老人的口述实录——

01

我去世已久的父母不知道，我以前和现在的妻子，还有我三个女儿包括女婿，他们也都不知道，我是特别单位 701 的人。这是我的秘密。但首先是国家的秘密。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，秘密的机构，秘密的武器，秘密的人物，秘密的……我是说，有说不完的秘密。很难想象，一个国家要没有秘密，它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。也许就不会存在了，就像那些冰山，如果没有了隐匿在水面下的那部分，它们还能独立存在吗？有时候我想，一个秘密对自己亲人隐瞒长达几十年甚至一辈子，是不公平的。但如果不这样，我的国家就有可能不存在，起码有不存在的危险，不公平似乎也只有让它不公平了。

秘密不等于见不得人。在我秘密的一生中，我从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，我的单位你知道，它不是什么恐怖组织，而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，主要担负无线电窃听和破译任务。要说这类机构任何国家和军队都有，所以它的秘密存在可以说是公开的秘密，真正秘密的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、人员编制、工作手段及困难和成果，等等，这些东西打死我也不会说的。它们比我生命更重要。

在我们 701，大家把像阿炳这样的人，搞侦听的人，叫“听风者”，他们是靠耳朵吃饭的，耳朵是他们的武器，也是他们的饭碗，也是他们的故事。不用说，作为一个从事窃听工作的专业机构，701 聚集了众多在听觉方面有特别才能的人，他们可以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天外之音，并且能够识别声音中常人无法识别的细微差别。所以，他们的耳朵常常被人誉为“顺风耳”。顺风耳是跟着风走的，风到哪里，他们的听觉就跟到哪里，无音不闻，无所不知。然而，那一年，那一阵子，我们一双双顺风耳都被对方捂住了，一个个听风者都成了有耳无闻的聋子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年春季，由我们负责窃听的 X 国军方师旅级以上单位的无线电突然静默了五十二个小时。这么大范围，这么长时间，这么多电台，无一例外地处于静默，这在世界无线电通讯史上是创下纪录的。如果说这是出于战略需要，那么这种军事谋略也是破天荒的，与其说是军事

谋略，倒不如说是疯狂行为。想想看，这五十二个时辰不定会发生多少的天下大事？什么天下大事都可能发生！所以说，对方的这一招绝对是疯狂透顶的。

然而，他们这次耍疯狂的结果是当了个大赢家，五十二个小时静静地过去了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这是第一赢，可以说赢的是运气。还有第二赢，赢的却都是我们的血本。就在这五十二个小时期间，他们把师旅级以上单位的通讯设备、上下联络的频率、时间、呼号，等等，统统变了个翻天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偷偷摸摸十多年来苦苦积攒起来的全部侦听资料、经验和手段、技术，等等，一夜间全给洗白了，等于了零。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甩得远远的，一时间，我们所有人员、技术、设备等都形同虚设，用我们行话说那叫：701 瞎眼了。

想想看，在那个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的年代里，这有多么可怕！

02

事情层层上报，最后上面传达下来一句话：我们不喜欢打仗，但更不喜欢被动挨打。

这意思很明确，就是必须改变这种局面。

然而，要指望 701 在短时间内改变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，迫不得已，总部只好紧急起用地面特工，即行动局的人。但这样获取情报的风险太大，而且截取的情报相当有限，只能是权宜之计。要彻底改变局面，除了让侦听员把失踪的敌台找回来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为尽快找到失踪的敌台，701 临时成立了一个办公室，专门负责四方奔走，招贤纳士。办公室由 701 头号人物安在天院长亲自挂帅，侦听局吴局长直接领导，下面有七个成员。我就是成员之一，当时在侦听局二处当处长。

在总部的协助下，我们很快从兄弟单位抽调了二十八名专家能人，组成了一支“特别行动小组”，每天在茫茫的无线电海洋里，苦苦搜索，寻觅失踪的敌台。我们的努力是双倍的，但收获并不喜人，甚至令人十分担忧。特别行动小组，加上我们原有的侦听员，浩浩 × × × 人，每天二十四小时忙碌，一个星期下来，却仅仅在四十五个频率上听到了敌台的声音，